

# 李夢陽生卒年考

林 宏 作

## 序 言

李夢陽生卒年、諸書紛紜、異說層出、即以筆者藏書所見、隨手摭拾、已有數種之多、今試為條列如下。

○、吉川幸次郎『李夢陽の一側面』（『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五）：

成化八年一四七二—正德八年一五一三。

○、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

壬辰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十二月七日生。

壬申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十二月以老病乞休、許之。家居四年（一五一六）卒。贈太師、謚文正。

○、『中國古典文學辭典』（香港中外出版社、一九七六年）：

キーワード…李夢陽・明代詩人・生卒年

一四七二—一五二九。

④、『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一四七二—一五三〇。卒年五十九。

⑤、『歷代文獻精粹大典』（門歸主編、學苑出版社）：

一四七三—一五三〇。

⑥、『文史哲百科辭典』（高青海主編、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一四七三—一五三〇。

⑦、『中國書法大辭典』（梁披雲主編、香港書譜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明世宗嘉靖十年（一五三一）、五十七歲。

⑧、吉川幸次郎『元明詩年表』（『元明詩概說』附錄、『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五）：

乙未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生、辛卯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五十七卒。

以上八說、同異互見、生年凡有三種、卒年則有五種、顯見李夢陽生卒年之紛綸多端。至吉川幸次郎先生前後有二說、及其自編全集、即以二說同載一書之中、則晚年仍未達成最終結論矣。又上述各書皆未載明典據所出、今亦無法踪跡其立說之根源。

二〇一四年筆者編撰『陳沂年譜』<sup>(1)</sup>、為確定陳沂所撰『空同李按察獻吉哀詞』之年月、嘗據朱安瀾『李空同先生年表』論述李夢陽卒年、限以年譜撰著之旨趣、未能全盤討論、而於李夢陽之生年、更未遑涉及。此文之作、即在一補前衍、而為李夢陽之生卒年了却一段公案。

李夢陽『空同集』中屢再言及自身之生年月日、讀其詩篇、自可瞭然於心。今此文首章試為揭出、或可歇止李

夢陽生年之紛爭。次章專論李夢陽之逝必在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所引資料皆出自其知交親友，要非道聽途說之詞。李夢陽之生卒年既定，其易簣之期尚有九月與十二月之兩種說法，此事未能解決，終有功虧一簣之憾，因闕末章討論其告徂之日。

李夢陽字天賜，又字獻吉，號空同子，其先河南扶溝人，明初以從戎徙陝西慶陽，父李正以貢入太學，授阜平訓導，補封丘溫和王教授，遂家大梁（今河南開封）。明孝宗弘治六年癸丑（一四九三）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副使。有『空同集』。事迹具『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傳』。朱安沅『李空同先生年表』收羅其生平行事最詳，極可參看。

李夢陽詩文集所見明本，凡有四種：一為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序刊之六十六卷本，題『崆峒集』，現藏京都大學文學部。二為小室翠雲舊藏之『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本，亦是嘉靖九年序刊。現藏東京都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收買）文庫。三是鄧雲霄·潘之恆同輯、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序刊之『空同子集』六十六卷、附錄一卷。今為京都大學文學部所藏。第四為鄧雲霄校、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序刊之『空同子集』六十六卷、附錄二卷、目三卷，增朱安沅編『李空同先生年表』，見收於東京都中央圖書館市村瓊次郎文庫。

明本四種、坊間皆不易一見。所幸文淵閣『四庫全書』亦收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一九八八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嘗景印發行，而中國韓國又據景印本複印、文淵閣本『空同集』不啻化身萬千、隨處可見。今此文所引李夢陽之詩文及其卷數即以文淵閣本為據，蓋為方便讀者查書而已矣。

## 一、李夢陽之生年月日

『空同集』中，李夢陽自述其生年之詩篇甚夥，今以年代為序，試為揭出、各詩之後，並稍加案語討論、確切

指出李夢陽之生年月日、或可澄清歷來無謂之紛爭、是所望焉。

○『弘治甲子屆我初度、追念往事、死生骨肉、愴然動懷、擬杜七歌、用抒憤抱云耳』其一（卷十七）云、  
「吁嗟我生三十三、我今十年父不見。」

案弘治甲子即十七年西曆一五〇四年、是年李夢陽既自稱「我生三十三」、上溯其生年應是一四七二年、即成化八年壬辰。又夢陽父李正卒於弘治八年（一四九五）<sup>(2)</sup>、距弘治十七年、正是十年之數、「我今十年父不見」、愴然動懷、悲從衷來、用抒憤抱、慨乎其言矣。李夢陽之必生於一四七二年更可獲一確証焉。

○『戊辰生日』（卷三十二）云、

「生還淹跡倚荒蘆、懶散經秋賦索居。

雙淚弟兄揮酒日、寸心關隴望鄉餘。

臘晴柳日輝輝動、春逼冰河滾滾虛。

三十七年吾底事、彈歌不為食無魚。」

案戊辰即正德三年、西元一五〇八年、時李夢陽三十七歲、上溯其生年、則必在成化八年壬辰（一四七二年）無疑矣。

又正德二年丁卯一五〇七年、李夢陽坐劾劉瑾等封事、自戶部員外郎降為山西布政司經歷、勒令致仕、與王守仁同日離京。翌年戊辰五月李夢陽逮繫京師、其『下吏』詩所謂「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梁獄書難上、秦庭哭未歸。圍牆花自發、鎖館燕還飛、況屬炎蒸積、憂來不可揮」<sup>(3)</sup>正是當時之心情寫照。逮繫事、幸賴康海請於劉瑾、始得釋。『戊辰生日』詩首聯所謂「生還淹跡」、「懶散經秋」、悵悵之情溢於言表。至頸聯之「臘晴柳日」又正點明夢陽自身「生日」之期。案『空同集』卷三十有「生日答李濂秀才」詩云、

「臘前此日梅花劇、醢送初筵竹葉新。

千里共為青眼客、百年余是白頭人。

清霜麗藥情休妒、醉舞狂歌意總真。

忽憶退朝傳粥食、遲迴吟望一沾巾。」

又卷二十三『生日寫懷』云、

「臘日明朝是、浮生此歲過。」

「臘日」即陰曆十二月八日。既言「臘前此日」、又稱「臘日明朝」、則李夢陽之生日應是陰曆十二月七日。崔銑『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夢陽）墓志銘』稱「空同子以成化壬辰（一四七二）十二月七日生。」朱安沅『李空同先生年表』亦稱「成化八年壬辰十二月癸丑七日己巳公（李夢陽）生於慶陽里舍」正與『空同集』詩篇所述合致、李夢陽生日之必在陰曆十二月七日蓋無可或疑矣。

③『庚午除日』（卷二十三）云、

「于今將四十、始悟昔年非。

白髮誰能那、紅顏我漸違。

行藏沙上鳥、日月故山薇。

悵望勞歌起、風河柳色歸。」

案此詩首聯蓋變用『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所謂「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之故實、而易「五十」為「四十」耳。「將四十」者、即謂「于今」仍是三十九也。庚午之歲（一五一〇）年三十九、則李夢陽之生年應是壬辰一四七二年矣。

④『辛未元日』（卷二十三）云、

「萬事渾如昨、蹉跎四十臨。

取塗傷老馬、聞道愧前禽。

日變風雲氣、春生海嶽陰。

趁時聊物賞、此外更何心。」

案辛未即庚午之翌年。庚午三十九歲、辛未「四十臨」、宜乎其言也。更可證實李夢陽之必生於一四七二年矣。辛未四月、夢陽遷江西提學副使。赴任後、重建・修復東山・白鹿洞・鵝湖諸書院、闡揚尊崇程顥・程頤・朱熹理學。

⑤『癸酉生日』（卷十九）云、

「廬山臘日地凍裂、白猿鹿麕啼深雪。

臥病松林北岸湖、黃蒿古阪行人絕。

已今行年四十二、我辰安在百憂結。

小孫呼爺戲牀側、縱惱忍能即噴說。」

案癸酉即一五一三年、是年生日夢陽「行年四十二」、其生年應在一四七二年可知矣。又據首句、則夢陽癸酉生日適在廬山（江西九江之南）、是日正是臘日。第○條夢陽之必生於十二月七日又可多一傍証焉。

⑥『丁丑除夕』（卷三十二）云、

「明朝行年四十七、默憶宦遊年盛時。

帝京守歲朋輩集、除夜開堂穀酒隨。」

綵筆迎春誰競長，白頭懷舊獨含悲。

乘陽莫謂渾無事，冰泮黃河起釣絲。」

案題稱「丁丑（一五一七）除夕」，則首句「明朝」應是戊寅（一五一八）元日。新年（戊寅）增歲「行年四十七」，是舊歲（丁丑）行年四十六。據此上溯其生年，正是壬辰一四七二年。

④『己卯元日內弟璣見過二首』其二（卷三十六）云、

「汝今年四十、而我八年多。

世路憐書劍、生涯笑薜蘿。

遊將花並放、醉擬鳥同歌。

莫問朝元日、傷心是玉珂。」

案己卯之年（一五一九）、內弟璣「年四十」、而夢陽大其八年，則是四十八歲。丁丑（一五一七）至己卯、夢陽行年自四十六而達於四十八、與前條③所述年歲正合，益可深信夢陽之必生於一四七二年矣。

⑤此條凡有四例，皆是辛巳年夢陽五十歲時事。

a. 『辛巳生日』（卷三十二）云、

「吾今五十頭半霜、大兒已壯孫已長。

力田頗自識草木、出門每與憂豺狼。

風晴野水白晶晶、臘近山日寒蒼蒼。

但能草澤射猛虎、豈須熊館誇長楊。」

b. 『辛巳元日』（卷五十二）云、

「倏忽吾生五十春、兩朝遺佚太平身。  
望鄉心逐關雲起、懷國情將汴柳新。  
自信右軍非墨客、誰言高適是詩人。  
南征昨報龍旗返、佇想嵩呼動紫宸。」

c. 『辛巳除夕遇立春』（卷三十二）云、

「改元明月初開曆、除夕今年暗入春。  
天地漸分三極色、行藏已半百年身。  
和煙浥浥梅應劇、滴露蕭蕭竹未勻。  
喧歲不知宵遽曙、北雲何處望楓宸。」

d. 『辛巳立春』尾聯（卷五十二）云、

「人壽幾何吾半百、到罍杯酒莫辭頻。」

案以上四首皆署題「辛巳」、即一五二二年、而a.首句「吾今五十」、b.首句「吾生五十春」、c.第四句「行藏已半百年身」、d.第七句「吾半百」皆明言辛巳之歲、年正五十、則上溯其生年正是一四七二年、夫復何疑哉。

又b.之頸聯上句自注「王右軍（羲之）五十書始成」<sup>(4)</sup>、下句自注「（高）適年五十始詩」<sup>(5)</sup>、皆用年歲「五十」之故實、益可確証辛巳之歲、李夢陽年五十之說矣。

④ 『甲申元日試筆柬友』（卷二十九）云、

「人生五十驚衰醜、五十從今又數三。」

老慢更何妨市虎、少狂曾亦濫朝驂。



鵲鸞舊侶俱鳴珮、鹿豕深山自結庵。

短髮不須憂重白、吾居元傍百花潭。」

「案辛巳之歲年五十、已見上述第④條、則三年之後之「甲申（一五二四年）」應為五十三。『甲申試筆』此詩第二句自言「五十從今又數三」、宜乎宜乎、夢陽之言確切無移矣。

以上九條、要為李夢陽自述其生年作一總結、無謂紛爭或可終息、而了却一段公案。引用詩篇凡有十二、自三十三歲至五十三歲、凡二十年、一言再言、樂此不疲、而前後一致、毫無差池、父母劬勞、不敢或忘、夢陽之意、豈在此乎。要之、李夢陽之生年必在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一四七二年、蓋無可或疑矣。

至其生誕之期必在臘日之前一日、即陰曆十二月七日、亦附說於第⑤條中、既引其詩篇為証、更附其知交之言以為傍証、讀者或不河漢余言。誠欲止遏歷來無謂之爭論、還原實相之本真。史實不容混淆、更有待學者之勤奮努力、筆者之層層剖析、絮說不止者、亦是不得已也。知我罪我、可乎可乎。

## 二、李夢陽之卒年

甲申（一五二四年）元日、李夢陽年五十三、有『試筆柬友』詩、已見前章。是年又有『甲申中秋寄陽明子（王守仁）』、見『空同集』卷十。周祚自越中走使千里、致書夢陽、稱弟子、夢陽復書答之、俱載『空同集』卷六十二、亦是甲申之事。是甲申之歲、夢陽仍健在人世可知矣。若此、則一五一三年或一五一六年夢陽已歸道山之說誠是無稽之談、不可信矣。

甲申翌年為乙酉（一五二五年）、李夢陽有『乙酉上元上方寺』五律及『乙酉除夕答鄭生兄弟見贈之作』七律各一首。再翌年（一五二六）有『丙戌中秋召客賞之、以雨多不至者』、『丙戌十六夜月』五律二首<sup>(8)</sup>。

甲申之後第三年為嘉靖六年丁亥一五二七年、『空同集』中載明是年所作之詩篇有『丁亥立秋』<sup>(9)</sup>、『丁亥寒食東養素』<sup>(10)</sup>五律二首。同年程自邑自吳中回、攜來黃省曾致李夢陽一書、令李夢陽「取諸同聲之末、定交千里之外」、引為平生最為快慰之事。黃省曾書中以「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李夢陽）」、「由是巴曲寒宇而白雲孤揚、鄙語彌國而黃鍾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並推崇李夢陽「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sup>(12)</sup>。夢陽復書答之、稱「辱致華牘、奇帙兼之、高篇展之、欄然誦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久矣、蹙然之音胡為乎來哉」<sup>(13)</sup>。空谷足音、引為知己、喜躍感奮之情溢於言表。

『空同集』卷二十七所載詩篇中、足見李夢陽得書之後、極思一見黃省曾、把臂論文之心、而與其答書同其旨趣者、今錄於後。

『喜程生（自邑）自吳中回、致五嶽黃山人（省曾）音問』：

「爛熳梁園樹、江舟爾恰迴。苑桃惟舊列、牆柳半新栽。枝為來人嫋、花迎笑口開。吳門春更好、幾上虎丘臺。」  
(其一)

「黃子（省曾）吾真畏、程生（自邑）爾更奇。江城傾蓋日、渭北暮雲時。寶劍神終合、冥鴻性不移。忽思千里駕、慚愧昔人為。」  
(其二)

『懷五嶽山人黃勉之（省曾）』：

「吳下元多士、黃生更妙才。心常在五嶽、名已動三台。系自汝南出、文從西漢來。各天難見汝、翹首獨徘徊。」  
「聞吳郡黃山人將遊五嶽寄贈」：

「昨報三吳客、將尋五嶽遊。薜蘿堪製服、春水正宜舟。二室雲中峻、三花煙外浮。住居吾幸邇、先肯到嵩丘。」

(其一)

「天柱峯頭雪、蓮花嶺畔雲。朗吟惟李白、獨往更黃君。婚嫁今應畢、藜藿有幸分。共躋恒岱徧、歸著五遊文。」  
(其二)

李夢陽欲「聆玄論、觀粹顏、竊至人之靈氣」、而「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黃省曾)共之」<sup>(14)</sup>之心躍然紙上。

丁亥翌年戊子、即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年。是年秋、李夢陽體微不平。京口(今江蘇丹徒縣)錢醫官名手也、過梁、夢陽命診之。錢曰、此不足慮、病其在明年乎。冬、夢陽手編全集寄姑蘇(今江蘇吳縣)黃省曾、大有李白託付李陽水之意、其於黃省曾期望之殷蓋可想見。

明年己丑、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夏、夢陽疾果作、一如錢醫之予言。乃就醫京口、且得為東南勝遊、門人張實次子李楚從行。七月渡淮、寓楊相國南園、錢醫療之。少愈、黃省曾迓夢陽京口、夢陽有『己丑八月京口逢五嶽山人(黃省曾)』云、

「夜雨清池館、晨光散石林。一舟相過日、千里獨來心。樹擁江聲斷、潮生山氣陰。異時懷舊意、應比未逢深。」又有『京口楊相國園贈五嶽山人』云、

「遠客乘秋至、名園水竹分。林寒翻易雨、池靜合偏雲。臥疴思知己、逢君愜素聞。蕭蕭綠雲裏、誰解有論文。」<sup>(15)</sup>

「思知己」、「愜素聞」、了却一段心願、而論文賦詩、更是快慰平生。至黃省曾「江秋始狎龍」、所謂「把書心竝喜、携手氣俱雄。爾有陽冰託、吾希季子風。」「往歲楊園餞、涼風七月樓。不言躬再拜、為別淚雙流、」<sup>(16)</sup>實非泛泛之語。李黃二人之相契於心者可知矣。

歸途正是「江淮秋氣來」之際，李夢陽還登金山寺題詩，有『金山』三首，其三云、

「寺立江心古，人遊秋舸新。魚龍狎不浪，草木潤長春。忘險卑崇構，貪奇健病身。無為孤柱恐，焦嶠接嶙峋。」<sup>17)</sup>

「歷險仍攀閣，窮高更指臺」<sup>18)</sup>、遊情逸興並無稍懈。或錢醫療治已見成效，抑夢陽已「解識超三象」<sup>19)</sup>乎。

九月夢陽抵家、疾復作，竟至不起，嗚呼哀哉。大梁朱安沅『李空同先生年表』云、

「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公（李夢陽）年五十八歲。夏疾果作，乃就醫京口、……七月渡淮……九月還家、疾復作。……至十二月晦日將易簀，自贊曰、生無敢私、死無敢欺。質雖凡近、高趣是期。或謂弗然、請試察之。剛而寡謀、自信靡疑。衆雖見惡、君子是之。即不見是、天豈不知。老而覺悟、途窮數奇。齋志長畢、命也何為。空同八篇、潦草綴詞。書畢而逝。」

崔銑『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志銘』亦云、

「空同子以成化壬辰（一四七二）十二月七日生、嘉靖己丑（一五二九）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八。」<sup>20)</sup>

又李開先『李崆峒傳』亦云、

「予為諸生日、慕其（李夢陽）名、己丑第進士、即托舉主王中川（教）致書。時崆峒已病、枕上得書嘆息、以為世亦有同心如此者、疾病癒復書、至九月念又九日不起矣。」<sup>21)</sup>

黃省曾『空同子集序』云、

「先生（李夢陽）于戊子（一五二八）之冬手編全集寄我姑蘇、殷勤札書、屢貽疊受。既而先生問醫南下、邀予京口。千里不遐、命僕為序。辭謝再三、屢委逾至、乃得論襟于綠雲之亭、品文于大峴之山。並館逾旬、雪涕成別。長江悠悠、雲帆遂遠。歲之除夕、先生告徂。嗚呼、緬惟邂逅、已然季子之許。自顧膚淺、莫稱陽冰

之託。勉撰斯文，恐泉下附於驥後，且幸因之與日月而並遠也。嘉靖九年（一五三〇）春三月十六日。<sup>(22)</sup>

黃『序』「既而」句承戊子冬李夢陽手編全集寄黃省曾一事之後，而李夢陽「問醫南下」在嘉靖八年七月，並於八月邀黃省曾會於京口。黃省曾此序文末又署「嘉靖九年春三月十六日」，則「歲之除夕」之「歲」應是「嘉靖八年己丑」，而李夢陽之告徂即在是年亦可斷言矣。袁袞『李空同先生傳』所謂「（李夢陽）嘉靖辛卯（二五三二）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辛卯」顯是「己丑」之誤，自不待言。要之，黃省曾雖未明言李夢陽告徂之年，實與朱安沨·崔銑·李開先所述合致，李夢陽之卒年必在「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年）」，夫復何疑哉。

### 三、李夢陽易簀之日

李夢陽之告徂在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年），朱安沨·崔銑·李開先·黃省曾皆無異詞，已見上文所述，唯易簀之日，則朱稱「十二月晦日」·崔稱「九月二十有九日」·李作「九月念又九日」·黃作「歲之除夕」。

案「念」俗音通「廿」、「廿」者二十也。「九月念又九日」即「九月二十九日」，與「九月二十有九日」同一日也。至「十二月晦日」與「歲之除夕」皆是陰曆「十二月三十日」，是朱·黃意見合致，而有異於崔·李之說。一人之死期而有二說，蓋非常理之所能容，其間必有一誤，或二說皆誤亦未可知。夢陽病中以身後之文見託，崔銑『墓誌』要非尋常之文，其與夢陽更非泛泛之交。夢陽之與黃省曾，既有季子之許，又有陽冰之託，『空同子集序』要可視為夢陽之真實寫照。二說之間，是非取捨實難立斷。茲請先述李·崔·黃·朱其人其事。

李開先（一五〇二—一五六八），字伯華，號中麓子，山東章丘人。嘉靖八年（一五二九）舉進士，即試政戶部。崇尚清正，而以才望調吏部。善於職守，允焉時望。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之後，嘗有「數月三遷居畫省」之舉，是其平生得意事。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二）四月初五因「九廟失火」而遭免官回籍。壯歲辭闕，未能一展

其經世濟民之志、然二十七年賦閒生涯、令其「蓄歌妓、徵歌度曲。」起書樓、購秘籍、藏書之名聞天下、有詩山曲海之名、借詞曲「坐消歲月、暗老豪傑」、並以此成就其一世文名。有『李中麓閒居集』。卜鍵為其箋校遺文佚稿成『李開先全集』三卷（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二月）、收羅宏富、用力最勤。

李開先為諸生日即慕李夢陽之名、及第進士（己丑。一五二九年）、即託舉主王教致書、時夢陽已病、枕上得書歎息、以為世亦有同心如此者、疾病愈復書。然夢陽竟一病不起、開先未能一獲其復書、即一面之緣亦無矣。

崔銑（一四七八—一五四一）、字子鍾、一字仲冕、河南安陽人。崔陞子。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進士。正德時、歷官翰林侍讀、引疾歸、築後渠書屋、讀書講學其中、力排王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己一歸篤實。學者稱為後渠先生。嘉靖初、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謚文敏。有『洄詞』・『讀易餘言』・『晦庵文鈔』・『文苑春秋』。

『洄詞』卷六有『祭李獻吉文』云、

「銑壯而識君、強而定交。奈一水之為隔、竟十年而弗覲。」

案「壯」者謂三十歲或其前後、「強」則是四十歲。崔銑生於一四七八年、其三十歲時為一五〇八年、年四十歲則是一五一八年。安陽與大梁黃河橫阻、隔絕崔銑之會見夢陽竟達十年、則時在一五二八年。雖皆以成數單純計數、正與夢陽仙去之年大致相符、崔銑「南望隕涕、綴詞寫哀」之心固然可知、然則十年不見、而夢陽竟以身後之文託之者何耶。李開先『李崆峒傳』云、

「墓誌出後渠（崔銑）手者、丰神絕不相似、蓋崆峒（李夢陽）豪宕、而後渠簡古、以生前有書稱其（李夢陽）為國朝第一人云云、病中即以身後文為託、不意其文中竟未入此一節也。」

李開先之於崔銑『墓志』蓋有微詞、是有『李崆峒傳』之作。然夢陽之「以身後文為託」者、即止於「國朝第一

人云云」乎。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崔銑父崔陞卒，夢陽撰『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參政崔公（陞）墓志銘』<sup>(24)</sup>，洋洋灑灑一千二百餘字，詳述生平，推崇備至。雖「十年而未覲」、崔李之交情蓋非尋常之可喻。

又袁袞『李空同先生傳』稱「嘉靖辛卯（李夢陽）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又稱「余戊子（一五二八）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李夢陽），辱賦答相逢行，一見甚驩，談讌累日夜。是後人從大梁來，先生必有書遺。辛卯以所著集見託，屬續之日，遺言必袁生表吾墓。」辛卯即一五三二年，李夢陽逝已二年，「以所著集見託」誠不知從何說起。

李夢陽欲以所著詩文託付者，黃省曾也。夢陽一再言之，省曾亦再三道及。李夢陽『致黃勉之（省曾）尺牘六首』<sup>(25)</sup>言之甚詳，其三云、

「（程）自邑往傳五嶽（黃省曾）言、欲刊鄙作於吳中。蕪謗之詞、每一閱之、不當自意者多矣。……袁永之（袞）亦傳嶠西（徐縉）少宰言、謂良工獨苦、不宜廢此、而永之又言其兄娶篤古好義、誠以此託之、即重費不慊。至京復書來索我全藁寄其兄、而前可泉太守則云、徐文明富而好文、其館客朱精于欸製、宜託之徐、則事可立辦。僕則謂此舉非謀之五嶽不可。會自邑復下吳、因遂以全藁付之。詩文凡五十九卷、若分嘉靖二集為三卷入之、則六十二卷。然序文不能不望于五嶽、蓋海內知己千古為難、況今乎況今乎、惟君亮之矣。」

程自邑復下吳，遂以全稿託其交付黃省曾，即序文亦專待於黃省曾。夫子自道、明明載錄、夫復何言哉。袁袞所述、時既不合、事亦不符、誠不可信也。

其四亦云、

「去歲冬、僕之全藁付程生（自邑）獻大君子（黃省曾）門下、求勘檢并大文序之。今夏秋交矣、杳無聞也。程亦無回音。屬金客行、輒復致惓惓取消息。黃葛一端奉備暑服耳。瞻望悵悵、文藁無副本、鄙意恐失之。」

其五又云、

「六月廿一日始獲五嶽（黃省曾）書、始知刊校遲速之詳、并委曲懇至之情。四海之內有斯知己、肉骨道義、死生以之、僕何幸而得茲。夏來染病、駕舟南下、泊于京口、計一水之地、必與五嶽一面……」

李夢陽以全稿託付黃省曾、在就醫京口之前一年、即一五二八年、已見第二章、今茲又獲一確証焉。黃省曾『哭李公獻吉四首』其一云、

「歲子初傳鴈、江秋始狎龍。把書心竝喜、攜手氣俱雄。爾有陽冰託、吾希季子風。終焉將寶劍、脫取挂幽宮。」  
「歲子」即戊子之年、一五二八年、與第二章所述及此章所引李夢陽尺牘皆相符合。錢謙益「獻吉就醫京口、勉之鼓柁往候、拜授其全集以歸」<sup>(26)</sup>、合當訂正矣。

黃省曾（一四九〇—一五四〇）、字勉之、號五岳（又作嶽）、蘇州府吳縣人。六齡解通『爾雅』。嘉靖十年（一五三一）、以春秋魁鄉榜、而會試累不第。從王守仁、湛若水遊、又學詩於李夢陽、以任達跼弛終其身。有『五嶽山人集』・『西洋朝貢典錄』・『輿地經』。傳見『明儒學案』卷二十五・錢謙益『列朝詩集』丙集第十一。

朱安瀾、明宗室、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玄孫、官周藩宗正、封奉國將軍、素精名理、聲譽頗著。李夢陽娶左舜欽女、外母廣武郡君即朱安瀾之姑、李朱「接姻連戚」、朱又素知李之平生、兼采鄉評之公者而有『李空同先生年表』之作也。李夢陽一生之行跡・佚聞・逸事收羅殆盡、他書所未能一見之資料、更是層出不窮。『年表』嘉靖八年己丑公（李夢陽）五十八歲條云、

「……九月抵家、疾復作。公夢有人迎龍亭旌幢至、執手板請公書肯字。覺曰、吾疾不起矣。又夢日曠曠墮海中沒、蓋符其始生之兆云。司務黃公彬以詩問疾。公答之、詩曰、『平生逸氣橫雲海、一病侵冬歷夏秋。小兒弄人古有此、君子知命今何憂。親從江國迎醫歸、滿擬家園賦雪遊。載酒為君何日起、東原松竹翠修修。』至



十二月晦日將易簀、作自贊……書畢而逝。」

案陰曆四季、以一·二·三月為春、四·五·六月為夏、七·八·九月是秋、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夢陽答詩既言「一病侵冬歷夏秋」、則夏秋已過、而季節已入十月以後之「冬」可知矣。要之、入冬以後夢陽仍然在世、至十二月晦日將易簀、猶作自贊「生無敢私」云云（已見前引）、時間次序正合。夢陽之歸道山必在十月以後、九月二十八日之說絕無其事矣。

又黃省曾『哭李公獻吉四首』其二云、

「絕代詞林哲、新傳鬼錄人。琴捐當歲夕、川逝逼元春。日月音容古、江山涕淚新。天涯有知己、沾袂惜麒麟。」

此詩領聯、即第三·第四兩句確切指出夢陽屬續之日。捐、棄也。當、正當·正值也。歲夕、歲末·歲暮也。

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捐棄琴絃正值歲末之十二月三十日、詩意明晰、不容忽視。又元春即正月元旦。逼、近也。夢陽之仙去一如川水之流逝、時正逼近元旦而尚在十二月三十之日也。李夢陽之易簀、必在嘉靖八年己丑之晦日無疑矣。

注

(1) 見『人間文化研究』第二号。二〇一五年三月二三日發行、桃山學院大學総合研究所。

(2) 『空同集』卷三十七『族譜六篇·家傳第三』云、「號吏隱公者諱正、字惟中、……為阜平縣學訓導、陞周府封丘王教授、卒贈承德郎戶部……以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時生、弘治八年五月十六日巳時卒、年五十七歲。」

(3) 見『空同集』卷二十四。

(4) 『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云、「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此說據虞龢書啓所謂「迨其（羲

之」末年乃造其極」而來。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第五則亦稱「逸少（王羲之）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蓋六朝後期已有王羲之書至其晚年始達妙境之論、唐孫過庭『書譜』所謂「末年多妙」、即承前人之說而已。

然則李夢陽倡羲之五十書成之說者何耶。案羲之本傳既稱「（羲之）昇平五年辛酉歲（三六一年）亡、年五十九。」則羲之應生於三〇三年。『蘭亭序』首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正是三五三年、王羲之五十一歲之時。以蘭亭為羲之書成之作、並以成數計其書寫之年、宜乎夢陽之倡「王右軍五十書成」之說矣。

※所引虞穌・陶弘景之說俱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二。又永和共有十二年、十許年者蓋三五四至三五六六年。

(5) 『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三『高適傳』云、「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

(6) 見『空同集』卷二十三。

(7) 見『空同集』卷三十一。

(8) 二詩俱與注(6)同。

(9) 同注(6)

(10) 見卷二十七。

(11) 見『空同集』卷六十二『答黃子書』

(12) 見『空同集』卷六十二『附書二首』其一。

(13) 同注(11)。

(14) 同注(11)。

(15) 以上二詩俱見『空同集』卷二十七。

(16) 黃詩俱見『哭李公獻吉四首』。市村瓊次郎文庫『空同子集』附二卷所收。

(17) 見『空同集』卷二十七。

(18) 『金山』其一。

- (19) 『金山』其一。「解識」、知曉熟悉也。「三象」、日月星也。沈約『齊武帝謚議』、「含精靈于五緯、駕貞明于三象」  
貞、正也、常也。日月之道、以正而常明。
- (20) 見『洄詞』卷六。
- (21) 見『李中麓閒居集』之十。
- (22) 市村瓚次郎文庫本卷首。
- (23) 市村瓚次郎文庫本附一。
- (24) 見『空同集』卷四十七。
- (25) 市村瓚次郎文庫本附二。同卷尚有夢陽長子李枝『答五嶽書』亦可見夢陽託付之情、其三云、「六月廿六日見邵先生奉尊教及先集完本、枝感激流涕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信之矣。所謂生死而肉骨者。非耶。復賜偉文為之冠冕、霞彩蔚然、遺落近習、辭嚴義正、兼之史法、先君何幸得斯完美、即奠之几筵、舉家再拜稱先君之靈、而致君之祝也。」『書』後有『箋』云、「空同致情於五嶽、何其勤懷耶。第公當盛名時、託五嶽(黃省曾)知己、猶不自信、更謀及他人屢取消息。(李)枝亦云、竊恐不知者謂存亡易心也。校刻之難必淹歲月、何以慰老眼饑渴之望、而竟不及觀厥成也。」陽冰之託既難、季子之許更非易易、要其成就千古佳話矣。
- (26) 見『列朝詩集』丙集第十一『黃省曾小傳』。

△日本語要旨▽

### 李夢陽の生卒年について

明代中期の詩人李夢陽自らの詩文をはじめ、彼の友人の証言や当時の諸々の記録などをできるだけ収集し解説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李夢陽は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十二月七日に生まれ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十二月三十日

(旧暦)に亡くなった、という結論に至った。四百年來の紛々たる諸説を一掃し、もっとも信実たる學説ができた<sup>と信ずる</sup>。

この小論を、二〇一八年三月に桃山学院大学国際教養学部を定年退職された清水真一名誉教授に献呈いたします。

## **Regarding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Li Meng-Yang: Ming Period Poet**

HAYASHI Kousaku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as confirmed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Li Meng-Yang, a poet of middl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

The author has referred his poems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letters written between him and his friends, and critically reviewed various views and arguments about his lifetime compiled over the past four hundred years.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has determined the date of his birth and death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lunar calendar. Li Meng-Yang was born on the 7th of December, Cheng-Hua 8 (1472), and died 30th of December, Jia-Jing 8 (1529).

Keywords: Li Meng-Yang, poet, Ming era, China